

孔府书院及其特点

骆承烈 梁方建

(曲阜师大孔子研究所)

我国书院的历史源远流长,白鹿洞、岳麓等书院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办学方针及培养人才等方面,均可资借鉴。在孔子故乡曲阜有四大书院。据孔府档案,衍圣公府(孔府)所属的书院多达二十几个。这些书院与别处的书院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也有它独自的特点。对它们进行一些考察,有助于对书院制度的进一步了解。

孔府书院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依照“圣迹”,到处设置。

《孔府档案》目录所载(附目录),直接为孔府管辖的书院达二十四所之多,它们分布于五省十九个州县。这些书院,皆与孔子、孟子有关。例如:

洙泗书院:又称洙泗讲学书院,位于今曲阜城北偏东四公里处。其南为流经古鲁城北的洙水,北倚泗水。《史记·孔子世家》记: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季康子派公华、公宾、公林三人为代表,持币到卫国,把在外周游十四年之久的孔子迎回鲁国,“尊为国老”。孔子决定用整理典籍和办教育的方式传播自己的主张,聚徒讲学于洙泗之间。洙泗讲学便成为孔子“教泽”的代表。后世所建的洙泗书院,便为各个书院之首。^①

尼山书院:《史记》记孔母颜征在“祷于尼山而生孔子”,曲阜城东南二十五公里有尼山“圣迹”,当地有夫子洞、颜母祠等古迹。后周显德年间在那里修建了孔庙。宋元以来,设立尼山书院,又称尼山诞生书院,^②一直发展现在的尼山古建筑群。

春秋书院:《史记》记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孔子打算由卫国去晋国见赵简子,行至黄河岸边听说晋大夫襄鸣犊、舜华被赵简子所杀而重返,曾息于陬乡,作《陬操》以哀之,因而后世以陬乡为息陬。《史记索引》言“此陬乡非鲁之

邑”。陬乡距城较远,而息陬则在城东南六公里处。宋任昉《述异记》言孔子作《春秋》于此,后世认定为孔子作《春秋》处,并立石碑。在息陬设春秋书院。

石门书院:传说孔子曾在石门学《易》,故在曲阜城东北约二十公里的石门山建石门书院,亦称石门学易书院。^③

中庸书院:孔子“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为其孙孔伋(子思)所发挥。据记载:子思在曲阜南面的邹(今邹县)作《中庸》,讲中庸。孟母三迁时定居于此。孟轲即向子思的门人求学。元时在这里设中庸精舍。大德六年(1302年)改为中庸书院。^④

圣泽书院: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孔子曾任中都宰。中都在汶上之南(今属嘉祥)。孔子治中都,使“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路不拾遗,器不雕伪。……行之一年,而四方诸侯则焉”。因中都曾蒙先圣之恩泽,故后世在汶上城西湖畔建圣泽书院。^⑤

崇德书院:《论语·先进》记孔子与弟子从游于舞雩坛下。《颜渊》篇又记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向孔子问“崇德,修慝,辨惑”,孔子回答“先事后得”等。后世在曲阜城南一公里的舞雩坛下建崇德书院。^⑥

峰山燕居石像书院:古籍记载孔子燕居,弟子侍侧,有人说在邹县之南的峰山上。后世在峰山之阳“孔子教授生徒处”设峰山燕居石像书院。^⑦

宁阳遗像书院:宁阳在曲阜之北,有一孔子遗像刻石,后人便在该地设遗像书院。至今仍有村名“乡饮”,即袭孔子遗风。^⑧

嘉祥获麟书院:《史记》记载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叔孙氏赶车人辄商在鲁国西部打猎时得到麒麟,不久死去,孔子为此慨叹。后世嘉祥有获麟堆,在当地建获麟书院。^⑨

郟城问官书院:《左传》昭公十七年,郟子到鲁

国,孔子向其询问上古官职。邾子说到其祖少昊氏的官职情况。后世为纪念此事,在山东东南的郯城建问官书院。⑩

费县登东山而小鲁遗像书院:《孟子·尽心上》:“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后世有人解释东山即蒙山,在曲阜城东二百多里的费县境内,故于是处建书院。⑪

单县琴台书院:《说苑》记孔子弟子宓子贱(不齐)性仁爱,有才能,为单父宰时,鸣琴而治,故后世于当地设琴台书院。⑫

武城县闻絃书院:《论语·阳货》记“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其弟子子游以絃歌治武城,后世在当地设闻絃书院。⑬

肥城县大成书院:《孟子·万章下》记孟子说“孔子之谓集大成者也”,谓将天下一切文章道德集于一身。后在鲁国北面不远的肥城设大成书院。⑭

济阳闻韶书院:《论语·述而》记:“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八佾》又记孔子谓韶乐“尽善尽美。”后世在齐国国都附近的临淄韶院立“孔子闻韶处”碑,一说闻韶处在临淄西的济阳,故在当地设闻韶书院。⑮

江南松江府大成书院:孔子道德文章达到各处,江南亦赞其集大成,故设书院。⑯

河南至圣川上书院:《论语·子罕》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此“川”在何处,有许多说法。一说在河南辉县,故在该地设书院。⑰

河南仪封书院:《论语·八佾》记“仪封人请见”时,说孔子“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后世解释仪封在开封一带,故在当地建议封书院。⑱

江西新城贺溪书院:古新城在今河南商丘西南。孔子为宋人,新城应是其先人所居之地,故亦设书院。⑲

滕县孟子性善上官书院:《孟子·滕文公》记孟子至滕国,向滕文公讲性善说,在滕县设性善上官书院。⑳

青州府孟子雪宫书院:《孟子》记孟子见齐宣王于雪宫,后世谓雪宫在临淄县北。因在此设书院。㉑

河南祥符县亚圣游梁祠书院:《孟子》记孟子见梁惠王,后世在梁地的祥符建游梁祠书院。㉒

浙江衢州书院:北宋末年,孔子嫡裔孔端友随宋室南渡,寓居衢州,建孔庙,亦设书院。㉓

由上可知,孔府书院,大多因孔子活动之处,或其思想影响所及之处,或其弟子、再传弟子活动之处而设。因此不止在孔子家乡,而是远达各地,遍及全国五省十九州县。

第二、官办而非民办,历史漫长。

书院的兴起,多因官学失修,士子苦于无处就学,而向一些学者求知而来,故多由民办。国家既无统一计划,又不直接管辖,孔府书院却与此不同。因孔子是历代尊崇的圣人,有官封爵衔,有官颁祀田,有官赐特权,故所属书院也多为官方领衔出资兴办。例如:

洙泗书院:书院故址本为孔子讲堂,《阙里文献考》卷十二记“汉时诸弟子房舍、井瓮犹存。建武五年,光武帝击破董宪于冒虑还,过鲁,坐孔子讲堂顾指子路室谓左右曰:‘此吾太仆之室也’。”同书又记孔子五十五代孙、世袭曲阜县令孔克钦于元顺帝至元年间始于孔子讲堂旧址建洙泗书院。民国版《续修曲阜县志》记书院建于元世宗至元戊寅年(元代无世宗,世宗系惠宗之误。故书院应为元顺帝(惠宗)戊寅至元四年(1338年)所建)。此后,明弘治七年(1494年),嘉靖三年(1524年),天启七年(1627年),均曾修葺扩建。每次增修均由政府拨款,非孔氏一家所为。孔克钦时为曲阜县令,此人倡修,即官府倡修。明正德六年(1511年),刘六、刘七起义军打到曲阜孔庙,“秣马于庭,污书于池”后,又至城北“焚洙泗讲堂之门”㉔。嘉靖三年(1524年)对洙泗书院作较大的修复时,也是官方出钱,并在门前建了“洙泗书院”石坊。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二十八年(1689年)又对洙泗书院进行了小规模整修。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书院毁于雹灾,“五月二十一日,大风拔木,屋瓦皆飞,雨雹大如梨,其厚盈尺,一望如雪,寒气逼人……洙泗书院坊全覆,合抱之松纠结如绳”,“洙泗书院坏”。㉕次年,官方又拨款兴修。乾隆年间石坊再次倾倒,裂为数段,但未重立。1934年由洙泗书院奉祀官孔宪备改立“洙泗书院:石碑一座。

尼山书院:自后周显德年间兖州守赵某在尼山建庙以来,宋庆历三年(1043年)四十六代文宣公孔宗愿即庙为学,增广祠堂,设学舍,置祭田,使这里开始成为教徒讲学之所。《县志》记元至顺三年(1332年)五十四代衍圣公孔思晦“用林庙管勾

简实理言请复尼山祠庙,置官师奉祠”时,尼山已是“有庙久毁”。至元二年(1336年)中书左丞王懋德奏请在尼山创立书院,并保举彭璠为山长,皇帝批准。彭璠上任后不久就对尼山开始大规模的修建。《尼山创建书院》载“凡齐鲁之境贤卿大夫,民之好事者,出钱而劝成之。择木于山,陶甃于野,傭僦致远,牵牛车,服力役,连畛载途,饮饷相望。”可知此次修建系官方委派代表,集民资而修成,官方亦为主导。元末,尼山书院衰败,“故址颓基,鞠为茂草,春秋祭祀,扫地而行,触目荒凉,诚为可叹”^⑧,致尼山只有山长而无书院,有名无实。直到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才重新修建。明弘治七年(1494年)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泰,四氏学学录孔公璜又用修建孔庙所余费用再次修建,又都是官修。

中庸书院:元元贞初年,邹县县尹司徒敬始在传为子思当年的讲堂遗址建堂四间,称为中庸精舍,设子思、孟子之像,春秋祭祀。其继任宋彰又在此建讲堂(名率性堂)、学官居室和斋舍厨房。元大德六年(1302年)经奏请改为中庸书院,并增建诚明殿、景贤书院和慎独斋等。延祐二年(1315年)诏改为子思书院,明又改为中庸书院。元至正、明永乐、嘉靖、万历年间曾多次修葺。天启二年(1622年)曾被徐鸿儒农民起义军捣毁,三年后,又由兖州孙朝肃修复,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再修,可见一直受到官府的重视和关怀。

圣泽书院:北魏孝昌元年(525年)此处已有祭祀场所,宋景祐四年(1037年)县令周师中重修,元之马之贞,明之陈凤梧、吴瀛等地方官及衍圣公不断主持修葺。

由上可知,这些书院多为官办官修,而非民办民修,因而它历时漫长,历代不衰。即使明代嘉靖、万历、天启年间,朝廷三次下令毁书院时,孔府书院也均有修建。天启五年,“天下书院俱毁”,而中庸书院却在这一年由兖州知府孙朝肃主持重修。有时因战乱兵燹,孔府一些书院残破衰败,不久又被修复,这都是各个朝廷及官府由尊崇儒出发对其重视的结果。

第三、政府设置官员,按时祭祀。

孔府书院既为官办,政府就要派员管理,因而历代在各书院分别设置一些名目不同的官员。如明正德二年(1507年)以衍圣公次子为翰林院五经博

士,主中庸书院祀事。又命洙泗、尼山两书院的山长均改为学录。不久,又以衍圣公等三子为太常寺五经博士,主圣泽书院祀事。从这几个书院官员的任命来看,规格都很高。自宋以来学录本是国子监设置的学官,明清因之。孔府书院设置学录,意示同于国子监,确实不同寻常。正如清顺治年间山东巡抚方大猷在奏章中说:“四氏学独用学录者,盖以比隆国学,亦以圣贤子孙不与他学同也”^⑨。由此亦可知,孔府书院的学录已不是书院中教学的首领,而是政府官员了。《曲阜县志》记尼山书院元至顺三年(1332年)“置官师”。“师”前加“官”,一意为官方,一意为官员,学录正应此意。《孔府档案》中有大量所辖书院学录的记载。如清代“题补洙泗书院学录”就有二十八卷七八百件^⑩，“题补尼山书院学录”就有三十七卷近千件^⑪。有的还被称作“国子监学录”，还可“世袭”，更非一般官员可比。有的学录实际上充当了为孔府服务的官员。如乾隆年间，尼山学录孔传沂曾帮助孔府侵吞别人的田地^⑫；四品执事官世袭洙泗书院学录孔毓升于嘉庆十一年、十二年替孔府到泗水魏庄收租，被农民围了起来^⑬；世袭尼山书院学录孔宪璧于咸丰十一年为保护尼山孔庙向孔府主人呼吁等。

孔府书院既然为官修,设官员,他们的职又为纪念孔子及其弟子而设,因而对于孔子等圣贤的祭祀自然成为一项主要内容。早在东汉明帝永平二年(59年),皇帝就下令全国学校皆祀周公、孔子,此为学校祀孔之始。西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年)十一月,诏太学及鲁国四时备三牲祀孔子。隋文帝赠孔子为先师尼父,制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典,州县学以春秋仲月释典。唐贞观四年(630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定学校释典十哲从祀制。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七月壬戌诏“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凡庙学书院……其贍学土地,毋许侵夺,专以供祭祀,贍师生,修庙宇”。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诏天下儒学每岁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由上可知,明代以前,官办学校都要祭孔,孔府书院也要祭孔,两者并无区别。但到了清代,孔府各书院已“庙祀虽肃,而诵弦之声无闻”,^⑭孔府书院只祭祀孔子而不教授生徒了。皇帝明令孔氏子孙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和太常寺五经博士自明代开始,在此前后孔府书院便专职祭祀了。在尼山学录孔宪璧给孔府的一份禀文中写得很清楚:“窃尼

山书院每年春秋二丁,职赴山陪祭,今春二月间,缘教匪猖獗,不敢致祭,当时稟明在案,蒙恩移祭。现在教匪独霸东南一方,烧掠内外,居民苦不堪言,今又抢至曲境,距城约有数里,且教匪不时盘居书院,将看庙小甲抢掠一空,逃避无迹。再巡山八户及看祭各户头,自春间逃散,不知何往。兹又逢秋祭临期……”^④可知尼山学录专职在尼山祭祀,如遇特殊情况,则可暂时移到别处祭祀。他还管着“巡山八户”。这份稟文体现出学录忠于祭祀职守的态度。

第四,建筑仿效学宫,无名家授课,亦不藏书

孔府书院既为官办,就要仿照官办学校的样子建造。官府最高的学宫是国子监。自唐以来,官府令各州县建的孔庙形制,一般有棂星门、大成殿、两庑等。孔府书院建筑亦多仿此。如洙泗书院正面有院门三间,讲堂三间,主体建筑是正中的大成殿,配房有东西庑各三间,明显地体现出以大成殿祭祀为主,讲堂讲教为辅。尼山孔庙在元至元四年(1333年)八月建成的时候,除建成大成门、大成殿、毓圣侯祠,两庑和观川亭外,又于庙西仿国子监之制建造学宫,这就是尼山书院。尼山书院是尼山孔庙的一部分,尼山书院官员学录正是管理尼山孔庙的官员,书院、孔庙构为一体。

孔府书院的建筑既仿孔庙,里面当然供奉孔子及先贤、先儒。各地孔庙(文庙)多奉乡贤,而孔府书院却供孔子及全国性的“先贤”、“先儒”。如圣泽书院在唐时就有著名书画家吴道子、颜真卿、徐浩分别画孔子、颜子象和题额于内。元以后又塑十哲象,适时供祭。尼山、洙泗等书院的两庑多供“先贤”,“先儒”,从这点看,俨然又是个小孔庙。

各地书院的设置,多由少数学者主讲,学子慕名而来。生徒择师长而至,师长择生徒而教。所教内容,多是反对八股文,反对科举制、反对官方正统思想中僵死的教条,而以开阔的思路,特殊的思想方法,对国家世事的看法上独到见解,或对世道、人生新的解释。孔府书院则不是这样,书院中的学录是官员,有的设置的教授,也只是讲一般的正统儒学,教士子熟读经书,不主张发挥,也没有发挥的本领。更多的是虚应故事,装璜门面而已。

孔府书院不读书,即使读一点也不是五经四书以外的书,自然无藏书之处。唯一的藏书之处是孔

庙奎文阁。奎阁文亦称藏书楼,自宋天禧二年(1018年)孔府主人文宣公将御赐经籍藏于此,又不断增置。明中期农民起义军打进孔庙,“污书于池”后,又重置书籍。但所藏也不过是四书、五经、《性理大全》、《通鉴纲目》等,无其他方面的书籍。

综上所述,孔府书院徒具书院之名,而无书院之实。那么,它在书院制度的研究上是不是毫无价值呢?不是,这是因为:

第一、在孔府书院的发展史中,曾经历了一个做为教育组织的过程。如洙泗书院初设时曾“设山长,教育生徒”^⑤;尼山书院创建之前,早已“即庙为学”,元至元年间正式成立书院时,尚仍然“设子弟员”^⑥;中庸书院的前身中庸精舍已延师授徒,元延二年改为子思书院时,仍“设山长以司祭祠及教事”^⑦。对这一段活动加以考察研究,正是书院史研究的内容。

第二,孔府书院虽非教学之所,但却是教化之处。在封建社会传授的知识,一是维护正统的,一是反正统的。许多书院的教学反科举制,反八股文,反僵死的文化有其积极意义,但其终极目的还是为封建统治出谋划策,挽救封建制的灭亡。孔府书院以封建的正统思想对人教化,不但对入学的学子,也对不入学的乡民,教育他们尊崇圣贤,以圣贤为榜样,依圣贤的教导去做,达到社会稳定,维护统治的目的。两者是一致的。

第三,孔府办了许多书院,对我国书院制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一是重视以儒学思想为主的文化传播;二是运用生动的事例,进行封建的道德教育;三是除官办外,动员士民集资办学。

第四,孔府书院是历史上孔府在政治、经济,特别是思想方面特权的具体体现。对孔府书院的研究是研究孔府这一世袭贵族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而孔府历史的研究又是对我国封建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典型。因此对孔府书院的研究,涉及古代教育史和古代政治思想史方面的重要内容。

如上所述,孔府书院教育知识的内容不多,那么,孔子及其弟子的后裔怎样受教育呢?原来曲阜还有一个专为“圣贤后裔”开设的“孔颜曾孟四氏学”,在这个学校中,对四姓子弟更集中、系统地进行了正统的儒学教育。

注:①《孔府档案》121卷

②《孔府档案》175卷等

- ③《孔府档案》168卷
- ④《孔府档案》124卷等
- ⑤《孔府档案》129卷等
- ⑥《孔府档案》169卷
- ⑦《孔府档案》182卷
- ⑧《孔府档案》187卷
- ⑨《孔府档案》192卷
- ⑩《孔府档案》193卷
- ⑪《孔府档案》194卷
- ⑫《孔府档案》195卷
- ⑬《孔府档案》197卷
- ⑭《孔府档案》199卷
- ⑮《孔府档案》200卷
- ⑯《孔府档案》202卷
- ⑰《孔府档案》203卷
- ⑱《孔府档案》285卷等
- ⑲《孔府档案》280卷
- ⑳《孔府档案》516卷
- ㉑《孔府档案》519卷
- ㉒《孔府档案》526—528卷

- ㉓《孔府档案》106卷
- ㉔㉕《曲阜县志》卷二十九
- ㉖张敏《尼山新庙碑》(载《阙里文献考》卷三十三)
- ㉗《阙里文献考》卷十
- ㉘《孔府档案》212—240卷
- ㉙《孔府档案》240—278卷
- ㉚《孔府档案》4014卷之35
- ㉛《孔府档案》4140卷之29
- ㉜㉝《孔府档案》6045卷之40
- ㉞《阙里文献考》卷十三
- ㉟《奎文阁重置书籍记》
- ㊱《阙里文献考》卷七十五
- ㊲《曲阜县志》
- ㊳《幸鲁盛典》

〔附〕《孔府档案》中有关书院资料的目录

第16、17、121—143、166—169、171、174、176、182、187、190、191、194、195、197、199—203、212—298、5945—5946卷,共计139卷,约2000件